

状位名形组合中名词的语义特征及其受限机制

赵春利^{1, 2}, 石定栩²

(1. 暨南大学 中文系, 广州 510632; 2.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摘要: 根据韵律特征和语义特点, “N2+A”在“N1+N2+A+地+VP”结构中独立做状语需要一定的句法语义条件。按照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 N2的语义从外在面貌、行为特征、内在状态三个方面可细化为九个特征。根据VP和A的语义指向以及N2是“非器官名词”还是“器官名词”, 存在着判定、排除、辨析三个机制对N2是否与A组合做状语起着约束作用, 这一点可通过词语插入法和句法分解法来进行形式验证。所得出的名词语义特征和约束机制对对外汉语教学和自然语言处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名形组合; 判定机制; 排除机制; 辨析机制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11)03-0033-09

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主要研究N2+A组合在句法结构“N1+N2+A+地+VP”中做状语的问题。其中, N1是指名词和代词, N2是没有任何修饰成分的光杆名词, 且不是【时间】和【处所】名词, 整个句式属于正常的语序状态, 不包括宾语前置的结构, N1和N2之间在句法形式上没有标记性的词语, 比如: 介词、连词、使役动词等, 但可以有副词和能愿动词, A主要是性质形容词, 例如:

- 1) 孩子 衣履单薄地 来到济南闯世界。
- 2) 巴老 语气平和地 说。
- 3) 他们 情绪激昂地 高呼着纯净佛罗伦萨的誓言。

当N2+A组合做状语时, 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1) 判断N2是否与A组合需要什么句法语义条件?

(2) 具有什么语义特征的名词N2能与A组合进入该种句法结构? (3) N1与VP的语义关系对N2+A独立做状语的约束机制是什么? (4) 如何对N2+A是否独立做状语进行形式验证?

二 N2+A 结构做状语时的韵律结构和语义条件

(一) N2+A 的韵律结构

基于对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网络版语料库语言事实的调查, 我们发现, N2+A 通常是四字格式, 如: 穿戴整齐、面容疲倦、神态庄重、语调平静、步履稳健、眼光呆滞、情绪低落、神志迷糊、目标明确等, 而且一般都要加“地”后才可做状语, 这一点早在 1983 年尹世超 (1983: 23-25)

基金项目: 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项目 The Adjective-noun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G-YX0J);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一般项目“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角色关系及其语言体现”(GD10CWW05); 暨南大学人才引进项目“状位述宾短语的句法语义研究”(50624014)

作者简介: 赵春利, 男, 1972年生, 山东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和对外汉语教学。石定栩, 男, 1949年生, 湖南人, 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和句法理论。

就曾提到过。如果 A 为单音节的形容词，一般通过重叠或者加副词以补足音节，例如：

- 4) 肖科平 鼻尖红红地 说。
5) 她继续嗔了一阵，鼻音挺重地 告诉了约我出来的目的。

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例外，有时候 N2 为单音节，而 A 为单音节或者双音节，如：

- 6) 表弟还 脸红地 说。
7) 孙国仁猛地撕下元豹嘴上的膏药，元豹 嘴通红地 问。

即使 N2 和 A 都是双音的，也可能插入一些程度副词，例如：

- 8) 那家妓院的姑娘，穿着极透明地 在一扇大玻璃幕墙后任人观赏。
9) 黄安国 神情万分紧张地 冲了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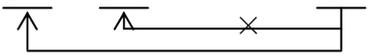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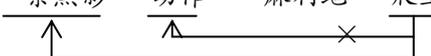
另外，还有 N2+A 连用做状语的情况，如：

- 10) 他嘴里吐着白沫，神情僵死又动作迟缓地 在腿上割着。
11) 他也就 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 坐在雪地里。

(二) N2+A 的语义条件

如果 N2+A 能形成独立做状语的名形组合，那么，它必须符合以下句法语义条件（张邱林 2005：39-48）：

第一：从语义指向上说，谓语 VP 在语义上并不指向 N2，而是 N1，如：

- 12) 老五 眼睛 红红地 嚷了一句。

13) 一条黑影 动作 麻利地 爬上梯子。


从逻辑上讲，动词 VP 在语义上必须指向 N1、N2 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否则句法不能成立。当指向 N1 而非 N2 时，N1 和 VP 就会把 N2+A 框在一起，强制性地使它们组合成独立结构做状语；如果 VP 指向 N2 而非 N1 时，VP 赋予 N2 以主语资格而取消了 N1 的主语地位，这样即使 N2 可以在语义上与 A 组合，也无法摆脱动词 VP 对 N2 的约束性赋格能力，此时 A 可能在语义上指向 N2，但在句法上它独立作 VP 的状语。因此，只有排除了 N2 与 VP 的语义指向关系之后，才能说明 N2+A 组合的问题，这是一条逻辑上的限定性条件。

第二：从语义搭配上说，N2 与 A 能够独立形成具有表述关系的主谓词组，如：

- 14) 他 心神不安地 站住了脚。 ——心神不安
15) 我们母子俩 衣着单薄地 徘徊在街头。 ——衣着单薄

如果没有这一条件限制，我们研究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这是 N2+A 能否做状语的必要条件。

第三：从语义特征上说，N1 多数是表【述人或组织】的名词或代词，组织机构名词是由一群人组成的，所以，N1 从本质上是【述人】的。例如：

- 16) 张海迪 心情激动地 说。
17) 新闻单位 旗帜鲜明地 报道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好坏典型。

当然，N1 具有【述物】语义特征的句子也有，如：

- 18) 院子里有三倍于屋高的枣树，生机盎然地 挺立着。
19) 两千年前的古城，而今还能如此 轮廓鲜明地 呈现于我们面前。

只是 N1 为【述物】^①的句子出现频率极低。基于语料库统计，我们发现，当 N2+A 组合做状语时，

① 本文主要利用的是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网络版 CCL 语料库。统计发现，在 N2+A 做状语的句子中，99% 的主位 N1 是【述人】的，即使是表述【组织】或【作品】的名词，也具有拟人化倾向。当然，如果 N1 是述物名词的话，一般是植物、建筑物等。根据语料调查，当主语 N1 具有【述物】特征时，我们主要发现了两类 N2：一类是【生机类】，如：气势、威风、生气、精神等，典型的属性值如：勃勃、盎然、凛凛、抖擞、饱满等，这一类的主语 N1 也可以具有【述人】特征；一类是【轮廓类】，如：主题、层次、脉络、节奏、泾渭、经纬、荧光等，典型的属性值如：清晰、分明、鲜明、闪闪等。

通常 N1 具有【述人或拟人化】的语义特征，这一条属于基于归纳的经验性描述条件，本文主要研究 N1 为【述人名词】时，N2+A 做状语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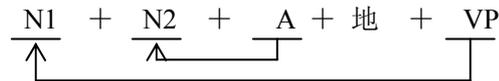
第四：从语义关系上说，N1 与 N2 属于“领属关系”^①，如：

20) 他 目光尖锐地 看着肖科平。 ——他的目光

21) 黄金宝 信心很足地 说。 ——黄金宝的信心

这是根据第一条并结合语言事实得出的推延性条件，它对研究 N2 的语义特征和分类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可用下图表示 N2+A 作状语时句中句法成分的语义关联：



如果说，前三个条件分别从语义指向、语义搭配、语义特征上限制较强、描写较充分地指出了 N2+A 独立做状语时所在结构的一些句法语义特征的话，那么，第四个条件从 N1 和 N2 语义关系上所提出的“领属关系”，并没有给出一个限定性较强的语义筛选条件，因为“领属”内涵较为宽泛，并不是与述人名词 N1 具有领属关系的任何名词都能与一定的 A 组合获得充当状语资格，只有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细致地考察 N2+A 做状语时 N2 的语义特征，才能真正理解 N1 与 N2 之间语义上的领属内涵。

三 N2+A 独立做状语时 N2 的语义特征

领属关系是一个内涵宽泛、特征模糊的相对性语义关系概念，用它来概括主位领事 N1 与状位属事 N2 的语义关系固然不错，但却不能提取出句法生成所需要的精确语义信息。语料库显示，一般来说，领体 N1 具有【述人】语义特征，这样，“领体”就是“人”，而人所拥有的属体事物相当广泛，很难提取出普遍性概括性较强的语义特征范畴，正如沈阳（1995：88）所言：“汉语中能够以‘S地’形式充当状语的成分本来就极有限。”即不是人的任何属体事物都能以 N2+A 的形式进入到该种句法结构中。那么，具有什么语义特征的属体事物能够进入呢？结合 N2 与 N1、VP 的关联度分析，我们发现了 N2 的三类九种语义特征，下面按照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分别说明。

（一）N2 为外在面貌类

外在面貌是指人在一定的行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外在面貌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的服饰、头面、神情三个方面，面貌与人的行为活动 VP 的因果关联性较为松散，带有很强的独立性，很难提取出 VP 的一致性语义特征，个别在语义细类上可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如：服饰类 N2 一般与“述人存现动词”同现率较高，但总的说来，N2+A 与 VP 之间的选择制约关系是伴随性松散关系。

首先：N2 为服饰面貌

22) 他 衣衫褴褛地 在街头拣拾破烂儿。

23) 他 穿戴整齐地 走进夜校。

24) 唐生明 军服整齐地 站在停车受检的栏杆前。

N2 表示的是人的服饰，这些服饰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件衣服，而是整体性的“类”服饰，常见的有：衣装、衣履、衣衫、衣冠、衣着、穿着、穿戴、军服、西服等。典型的属性值 A 也是对人的外在服饰特征的陈述，如：邋遢、单薄、光鲜、破烂、端正、整齐、不整、透明、笔挺等。有的服饰 N2 与自身的特征已经习语化了，如：衣冠楚楚、衣衫褴褛等。与服饰类 N2 同现的 VP 大多是“述人存现动词”，静态的如：坐、站、躺、立等，动态的如：走、去、回、来、出来、出现、徘徊等。从语用上说，当我们突出一个人的服饰特征时，一般是突出人静态或者出行时的外在服饰特征。

其次：N2 为头部面貌

^① 尹世超（1983：23-25），沈阳（1995：85-92），郑贵友（2000：68）先后都提出过这种观点，但问题在于不是任何一个与 N1 具有领属关系的名词都能与一定的 A 组合后占据状语位置，本文就试图寻找 N2 的语义特征和类别。

25) 母亲 脸色红润地 取下头巾。

26) 肖科平 鼻尖红红地 说。

27) 老五 眼睛红红地 嚷了一句。

N2 是指人的头部和面部, 涉及脸部、鼻部、眼部、嘴部、泪水、头发、笑容等, 常见的词语如: 面色、面目、面容、脸蛋、脸颊、头发、五官、鼻涕、鼻尖、眼睛、醉眼、眼皮、眼泪、笑容、嘴唇等。典型的属性值 A 主要是颜色类, 如: 苍白、惨白、煞白、红红、红润、绯红、通红、铁青、乌青等。面部也能透露出人的内在生理和态度信息, 表示生理的 A 如: 疲倦、憔悴等, 表示态度的 A 如: 严肃、严厉、凝重、阴沉、狰狞等。还有部分属性值与泪水、泪光、鼻涕、头发等之间存在着较为固定的对应关系, 如: 盈盈、汪汪、闪闪、散乱等。从谓语 VP 来看, 有言语动词(说、问、恳求、转告等), 有视觉动词(看、望、瞅、端详、注视等), 还有述人存现动词(站、坐、等、进来、出去、走来、奔向、站起等)。可以说, VP 与 N2+A 间的语义关联性较弱, 属于伴随性关系。

最后: N2 为神情面貌

28) 吴建新 态度强硬地 找他谈了。

29) 妻子 表情严肃地 站在他身后。

30) 女人 神气十足^①地 吊了吊眉毛。

N2 表示人们行为时的神情态度, 如: 表情、神情、神色、神态、神采、派头、态度、风度、气度、英姿、士气、精神、威风、气势、斗志等。常用的属性值是: 安详、不安、从容、诚恳、端庄、尴尬、古怪、和蔼、慌乱、慌张、激动、紧张、沮丧、狼狈、冷峻、冷漠、蛮横、强硬、生硬、潇洒、鲜明、严厉、忧伤、专注、庄重等。在所有小类的属性值中, 神情类的 A 是最丰富的。N2+A 主要指向人的外在精神风貌, 具有较强的行为伴随性, 对 VP 缺乏限定性选择。VP 可以是各类动词, 有言语类(说、问、回答、告诉、道歉、斥责、质问、介绍等); 有视觉类(看、瞟、盯、望、打量、注视、观察等); 有肢体类(走、跑、登、站、坐、立、等、行走、漫步、踱入、赶来、伫立、推开、挥手、握手、举起等)。有的 N2+A 已经习语化了, 如: 威风凛凛、气势汹汹、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等。

(二) N2 为行为特征类

行为特征主要是指人在言语、动作、视觉三种行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 每一种特征都内在地包含着本身固有的一些属性, 比如: 言语行为“说、问、叫、读”等必然具有“语气、语调、声音”等特征。因此, 行为特征与行为活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必然性, 即随着行为 VP 的产生、持续、停止而存在、持续、消失。这些行为特征 N2 与一定的属性值 A 组合成合法的 N2+A 结构, 在语义上来表述 N1 在 VP 时的特征属性值。由于 N2+A 与 VP 间在因果逻辑和语义关联上的必然关系, 因此二者的关联度就很高, 属于伴随性必然关系。

首先: N2 为言语特征

31) 他们 语调平静地 告诉方旗。

32) 石静垂着眼睛 声调刻板地 说。

33) 英国新闻传媒代牛农屠户立言, 言辞激烈地 指责德国故意与英国作对。

N2 表示言语特征, 如: 语气、语调、语意、语速、声调、嗓音、言语、言词、言辞、措辞、口气、口齿、吐字、唱腔、官腔等。常见的属性值 A 包括: 暧昧、不清、沉重、诚恳、恶劣、果断、和蔼、洪亮、缓慢、坚决、激动、激烈、刻板、恳切、夸张、嘹亮、流利、平和、强硬、清楚、沙哑、生硬、犀利、严厉、圆润、庄重、稚嫩等。与之对应的 VP 都属于言语动词, 如: 唱、读、喊、叫、夸、骂、说、催促、答应、告诫、告诉、呼喊、批判、指责、嘱咐等。言语动词 VP 与言语特征 N2 具有极高的同现率, 言语特征 N2 要求 VP 属于“言语动词”。

其次: N2 为动作特征

34) 小平同志在深圳火车站 步履稳健地 迈出专列。

35) 搭车人跳到两个大轮胎之间, 手脚麻利地 搬动着我的提包。

① 语料显示, “十足”是一个形容词, 可以独立做定语和谓语。在状位上, 它经常与“气”类名词形成合法的名形搭配, 如: 神气、霸气、豪气、怒气、阴气、勇气、底气、干劲、后劲、劲道、劲头、派头、味道、精神、洋相等。

36) 江青 动作熟练地 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 78 转的唱片。

N2 是人在做出动作行为时的动作特征，如：动作、步履、步调、步态、步伐、步子、脚步、举步、举止、行色、行踪、手脚、腰板、仪态、姿态、姿势、频率、秩序等。同现属性值 A 主要有：沉稳、沉重、从容、慌乱、急促、艰难、矫健、夸张、麻利、敏捷、轻捷、轻快、轻盈、散乱、熟练、稳健、迅速、优雅、整齐等。而 VP 常常是人的手、脚等肢体做出的动作，如：按、包、编、点、端、翻、割、跪、接、迈、爬、扑、扔、踏、抬、逃、推、走、坐、穿梭、漫步、扭动等，这些带有“肢体动作特征”的 VP 与动作特征 N2 之间也存在较为严格的语义选择关系。

最后：N2 为视觉特征

37) 几个同学 眼神异样地 盯住我。

38) 苏宇当初 目光犀利地 望着我。

39) 他斜倚着亭子，眼光呆滞地 盯住前方。

N2 主要是能做出视觉行为的“眼睛”的属性特征，如：眼神、目光、眼光等。常用的属性值 A 是：黯淡、呆滞、好奇、恍惚、尖锐、僵直、警觉、冷漠、陌生、凝重、无聊、犀利、异样等。而与 N2+A 同现较高的 VP 则是“视觉行为动词”^①，如：看、盯、瞪、瞧、瞟、瞅、逼视、打量、端详、环视、凝视、扫视、注视等。N2 与 N1 的领属关系主要基于人的视觉行为 VP 的“视觉”特征。

(三) N2 为内在状态类

内在状态是指人们在做出一定的行为之前或之时，在内在心理意识层面，人的心理、意识及其意念上所具有的状态。从因果关联上，动词 VP 并非是这些内在状态得以产生存在的原因，因为在 VP 之前，这种内在状态可能已经存在。一般来说，内在状态伴随着行为过程。这样，N2+A 所表示的心态、智态、意态三种内在状态与 VP 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VP 可包括言语、动作、视觉等多种行为，缺乏一致的语义特征。N2 与 VP 之间的语义关联和因果关联度也很低，属于伴随性松散关系。

首先：N2 为情绪状态

40) 他们 情绪激昂地 高呼着纯净佛罗伦萨的誓言。

41) 乔晓阳 感情激动地 回顾了这段经历。

42) 她 心绪不宁地 和他握了握。

N2 是指 N1 在行为过程中内心的情绪状态，如：情绪、心绪、心情、感情、性情、激情、情意、兴致、兴趣等。其属性值有：不安、畅快、惆怅、冲动、沉痛、沉重、低落、复杂、高昂、激昂、激动、激烈、沮丧、平静、轻松、舒畅、坦然、愉快、郁闷、专注等。VP 与 N2 没有严格的语义选择限制，可以是言语动词（说、喊、谈论、汇报、褒扬、朗诵、提议）、肢体动词（搬、打、切、握、脱、交、写、走、踏、登）、视觉动词（望、看、瞧、发现、参观、查看、考察、欣赏、游览、注视）和存现动词（呆、坐、站、等待、出现）等。

其次：N2 为神智状态

43) 戴维 神智不清地 回到澳大利亚。

44) 他 意识不清地 到旅馆里去找她。

45) 女儿 神思恍惚地 站了起来。

N2 是指 N1 做出某种行为时的精神状态，如：神智、神志、神思、神经、心思、心神、意识、脑子、头脑、思路、逻辑、条理、醉意、睡意等。其属性值有：安详、不安、不宁、不清、错乱、恍惚、混乱、冷静、朦胧、迷糊、清晰、清醒等。N2+A 对动词 VP 同样缺乏严格的约束性选择，VP 可以是心理动词（想）、言语动词（说、谈、讲、叙述）、动作动词（回、到、撞、躲、躺、摔、走、流浪、闯进等）和视觉动词（看错、望着）等。

最后：N2 为意念状态

46) 我会 目标明确地 投入针对性的训练。

^① 其实，具有【视觉特征】的 N2 与【视觉特征】的 VP 之间并非是严格的对应关系，如：耀阳却还 目光呆滞地 坐 在那里。但根据统计，具有【视觉特征】的 N2 与【视觉特征】的 VP 的同现率非常高。

47) 领导 旗帜鲜明地 提出。

48) 他却 立场十分坚定地 认为。

N2 是指 N1 坚持的立场和持有的观念, 如: 旗帜、是非、立场、目标、目的、信心、雄心、野心、心事、寓意、意蕴、意义、意味等。其属性值有: 鲜明、分明、明确、深长、坚定等; 与情绪、意念一样, N2+A 与 VP 间也缺乏约束力和协调性, 各类语义特征的动词都有, 如: 言语动词(说、讲、问、告诉、回答、道歉、报道、表达、表明、表扬、反对、批驳、批判、谴责、揭露)、动作动词(走、登、进、踱、站、返回、回到、进来、等候、举起)和视觉动词(看、瞅、找、望、审视)等。

可以说, 如果 N2+A 能组合起来做状语, 那么 N2 的语义特征及其相关语义关系可以通过下表看出, 这一分类对对外汉语教学和自然语言处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状位 N2+A 中 N2 与 VP 的语义特征及其关联度

N2 语义特征		典型的 A	VP 语义特征	N2 与 VP 的关联度
外在面貌	服饰	单薄	存现动词	伴随性松散关系
	头部	红润	说/做/看	
	神情	冷峻	说/做/看	
行为特征	言语	平和	言语动词	伴随性必然关系
	动作	稳健	肢体动词	
	视觉	黯淡	视觉动词	
内在状态	情绪	激昂	说/做/看	伴随性松散关系
	神智	不清	说/做/看	
	意念	明确	说/做/看	

四 N2 能否与 A 组合做状语的三条约束机制

从研究思路上说, 对 N2 语义特征的分类是基于对语料库的观察和推理归纳出来的, 属于基于词汇面向句法的语义归纳研究。从认知心理上说, 我们根据什么判断出 N2 是与 A 组合独立做状语呢?

(一) 当 VP 只指向 N1 时, N2+A 组合作状语的判定机制

当 VP 只指向 N1 时, N2+A 组合作状语的句子有三种句式: N1 与 N2 毗邻并置式、N1 省略分离式、N1 与 N2 隔离并置式, 分别如下:

49) 高洋 穿戴 整齐地 坐在藤沙发上。

50) 她合上书, 【她】 心情 愉快地 回家。

51) 罗部长 突然 语气 十分 坚决地 说。

一旦具有赋格能力的谓语动词 VP 把主语资格赋予 N1 且只指向 N1 时, N1 与 VP 所形成的框架为 N2 与 A 的组合创造了外部“孤岛”条件, 内在条件则是 N2+A 是合法的。从对语料事实的分析来看, 当 VP 只指向 N1 的时候, 不存在 N2+A 不合法的例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 N2+A 作状语的判定机制: 外部约束条件是 VP 语义只指向 N1, 内部约束条件是 N2+A 是合法的, 则可判定 N2+A 独立可作状语。

为什么当 VP 只指向 N1 时, N2 与 A 组合必然合法并独立作状语呢? 从 N2 的语义特征看, N2 以缺乏实施一定行为能力的“非器官名词”为主, “器官名词”^①极少, 主要是眼睛、鼻子、嘴唇、手部等。一旦 VP 把主语资格赋予 N1, VP 与 N1 就会为“N2 和 A”构建一个“孤岛”条件, 从句法形式上阻断了 N2 与句外成分的语义联系, 与“也、还”等副词不同, 一般名词在语义上缺乏语义外指的能力。这样的话, 如果 A 不与 N2 组合, 那么, N2 将成为句子的“多余者”。比如:

① 所谓【迷人器官名词】, 是指能够独立实施一定行为的人体器官, 主要是指人的眼睛、嘴唇、鼻子、手部、腿部、内脏、胸部等。但是, 在 N2+A 做状语的九类语义特征的 N2 中, 所包括的器官很少, 主要集中在眼睛、嘴唇、鼻子, 而且属性值都是色彩类, 如: 老妇人眼睛红红地用力擤着鼻子。他鼻子红红地看着我。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当 VP 只指向 N1 时, 大多数【器官名词】并不能进入到与一定的属性值 A 组合形成 N2+A 做状语的句中。

52) 他 衣装邈邈地 在八廓街走着。

53) 苏宇 脸色苍白地 说。

这个句子是合法的，符合 N2+A 组合做状语的内外条件，但是，如果把“邈邈、苍白”都换成“缓慢”，就变成了不合法的句子：

54) *他衣装缓慢地在八廓街走着。

55) *苏宇脸色缓慢地说。

尽管 VP (走、说) 只指向 N1 (他、苏宇)，但是 A (缓慢) 不指向 N2 (*衣装缓慢、*脸色缓慢) 而是指向 VP (缓慢地走、缓慢地说)，这样的话，“衣装、脸色”就成了句子的“多余者”。

可见，判定 N2+A 能否做状语的要件就是：VP 只指向 N1 是必要条件，而 A 指向 N2 是充分条件。我们可以通过 VP 只指向 N1，推出 A 必然指向 N2。但不能逆向推理，认为当 A 指向 N2 的时候，必然推出 VP 只指向 N1。因为有可能 A 指向 N2 的时候，VP 也指向 N2。

(二) 当 VP 只指向 N2 时，N2 不可能与 A 组合做状语的排除机制

当 VP 只指向 N2 时，只有两种句式：N1 与 N2 毗邻并置式^①、N1 省略分离式，分别如下：

56) 她 头发蓬乱地 披散着。

57) 他看起来正一脸不耐烦的表情，【他】眼神频繁地瞄向西门博虎等人这一边。

一旦 VP 将主语资格赋予 N2，那么，无论 A 在语义上能否与 N2 组合，都被剥夺了在句法上与 N2 组合的可能性，如果 N2 与 VP 间的主谓关系确定，就会取消 N2 与 A 组合整体作状语的资格，使 A 由原来的 N2 的谓语降格为独立做状语。这时，不能独立做状语的 A 就失去了出现资格，可见，能独立做 N2 谓语的 A 主要是语义指向 VP 的事件形容词（迅速、慢慢、很快、频繁、突然、偶然、可能等）、语义指向 N2 的评价形容词（明显、古怪、夸张、固执、整齐、散乱、可怕等）以及指向 N1 的情感形容词（激动、紧张、惊奇等）。VP 对 N2 的语义约束力远远地超过 A 对 N2 的语义约束力。由于 N2 取得了主语资格，与 N2 仅仅存在领属语义关系的 N1 很容易脱落。语料库从出现频率上证实了这一说法，即“N1 与 N2 毗邻并置式”的数量远远少于“N1 省略分离式”。

可以说，N2 不可能与 A 组合做状语的排除机制是：当 VP 只指向 N2 时，取消了 N2 与 A 组合的可能性，A 必须具有独立作状语的资格。

(三) 当 VP 可同时指向 N1 与 N2 时，N2 能否与 A 组合做状语的辨析机制

当 VP 可以同时指向 N1 与 N2 时，主要句式是 N1 与 N2 毗邻并置式，N2 一般不是“非器官名词”，而是“器官名词”，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VP 可同时指向 N1 和 N2，但 A 不能与 N2 组合，因此，这不是 N2+A 做状语。如：

58) 母亲 两只胳膊紧紧地 搂着她。

59) 老花农 双手 郑重地 接过烟斗。

60) 他 双腿 慢慢地 挪动。

61) 他 双眼 直直地 注视着我。

上述句子中，VP (搂、接、挪动、注视) 既可以指向主体 N1，也可以指向具有实施这些行为的器官 N2，N1 与 N2 的语义关系属于领属范畴下的主体与器官的关系。其中，动作 VP 与器官 N2 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类句子可以在不改变原义的情况下转换成两种句子：一是变成“的”字标记式，即“N1 十的+N2+A+VP”，如：母亲的两只胳膊紧紧地搂着她；一是变成“用”字标记式，即“N1+用+N2+A+VP”，如：母亲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搂着她。尽管它们符合 VP 指向 N1 这个外在约束条件，但 A (紧紧、郑重、慢慢、直直) 在语义上并不指向 N2，而是指向 VP，因此不符合 N2+A 组合做状语的内部语义组合条件，即 N2+A 是不成立的，如：*两只胳膊紧紧、*双手郑重、*双腿慢慢、*双眼直直等。

第二种是 VP 指向 N1 和 N2，N2 可与 A 组合形成 N2+A，这就是 N2+A 做状语。如：

^① 说实话，我们对这几个句子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这种疑虑主要基于语感的别扭以及该类句子极低的使用频率，而且从句法上看，N1 与 N2 毗邻并置式并不是 VP 只指向 N2 的典型句法，尽管说 N1 与 N2 之间基于词汇意义隐含着领属语义关系。

- 62) 工友 眼睛 红红地 看着 我。
 63) 她 手指 僵硬地 敲击 键盘。
 64) 周金土 双腿 软软地 跪了下去。
 65) 丁俊 身体 柔软地 倒在 她怀里。

VP 既与施事主体 N1 相关, 又可与施事工具 N2 相关, 与第一种情况不同, 这些属性值 A 主要集中在【器官名词】的颜色、形状、质地、巧拙上。

通过对比上述两种情况, 可以发现最终决定 N2 是否与 A 组合作状语的因素落在了 A 的语义特征上。第一种的 A 属于“事件/情感形容词”, 可单独做状语, 去掉 N2 也不影响句法成立, 如“他眼睛紧张地看着我——他紧张地看着我”。而第二种的 A 都是“物体形容词”, 一般不能单独做状语, 去掉 N2 以后, 句法很难成立, 如“他眼睛红红地看着我——*他红红地看着我”。可见第二种的 A 之所以占据 VP 前位置主要是依托于 N2, 没有 N2, A 是不可能处于状位的。

因此, 当 VP 可以指向 N1 和 N2 时, 决定 N2 是否与 A 组合作状语的辨析机制是: 当 VP 与 N1 和 N2 都存在语义指向关系时, 决定 N1、N2 哪个是主语的因素是 A 的语义指向。如果 A 指向 N2, 则为 N2+A 做状语的句子。否则 N2 是主语, N1 是 N2 的无标记定语。

通过对 N2 能否与 A 组合做状语的三个机制的探讨, 我们发现, 在如何聚合形成范畴的意义上, 句法范畴和词类范畴是一样的。正如袁毓林 (1995: 162) 所言: “语言学的许多范畴也是原型范畴, 而不是真正的特征范畴, 比如, 句法结构是类型 (type), 属于同一种句法结构的许多实例 (token) 并不一定共有为其它句法结构的实例所无的特征, 人们只是根据这些实例之间程度不同的相似性而把它们归入同一种句法结构的。”比如 N1 与 N2 毗邻并置式属于“非器官名词 N2”+A 做状语的典型句法, 但是部分“器官名词 N2”也可以与一定的“物体形容词 A”组合进入该格式。而省略分离式是一种复杂的句式, 受 VP 语义指向的制约, 可能包含多种语义关系。

五 N2 是否与 A 组合做状语的形式验证方法

那么, 如何从形式上验证是不是 N2+A 做状语呢?

(一) “测试词”插入法

我们发现非程度副词 (便、却、只好、也、已经、都、正、在、才、又、还)、能愿动词 (要、会、应该、应当) 和结构助词 “的” 三种测试词可验证是否 N2+A 做状语。如果将非程度副词、能愿动词插入到 N2 与 A 间, 而句法成立的话, 则不是 N2+A 做状语; 若不成立, 则是 N2+A 做状语。比如:

【非程度副词】

- 66) 罗盘却语气严肃地对周正说。—/—*罗盘语气却严肃地对周正说。
 67) 周恩来一直精神饱满地听着。—/—*周恩来精神一直饱满地听着。
 68) 我也只好神情慌乱地向他点了点头。—/—*我神情也只好慌乱地向他点了点头。

【能愿动词】

- 69) 人们会心情复杂地发现。—/—*人们心情会复杂地发现。
 70)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保护合法竞争。—/—*我们旗帜要鲜明地保护合法竞争。
 71) 我们就应当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我们就旗帜应当鲜明地加以反对。

如果按照认知语言学家 Haiman (1983: 781-819) 有关距离动因的基本观点: 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反映了所表达的概念成分之间的距离, 那么, 副词和助动词的不可后移性说明, 在句法和概念上, N1 与 N2 的距离都大于 A 与 N2 的距离。N1 与 N2 间是领属关系, 而 A 与 N2 之间是特征和事物的关系, 领属关系是外在性的, 而特征和事物的关系是依附性的, 领属关系当然大于依附关系, 可以说, 这在名形结构独立做状语上也说明了距离动因学说的合理性。

还可以采用“的”字插入法。如果在 N1 与 N2 之间插入“的”后, 如果句法成立, 说明 VP 不只是指向 N1, 还指向 N2。如果句法不成立, 说明 VP 只指向 N1, 这时 N2+A 组合做状语。如:

- 72) 我穿戴整齐地坐在酒店里。—/—*我的穿戴整齐地坐在酒店里。

- 73) 他心神不安地站住了脚。 —/—*他的心神不安地站住了脚。
 74) 毛毛眼睛艰难地睁开了。 ——毛毛的眼睛艰难地睁开了。
 75) 玄姬双手难受地按在胸口。 ——玄姬的双手难受地按在胸口。

(二) 句法分解法

由于能独立做状语的 N2+A 属于主谓结构, 所以原则上说, 如果 N2 能与 A 组合做状语的话, 其前提条件就是 N2+A 成立, 又因为 N1 与 N2 之间存在着领属关系, 因此, 如果 N2 可以与 A 组合做状语, 那么, 毗邻并置式 “N1+N2+A+VP” 就可以分解为 “N1+N2+A, N1+VP”, 否则, 分解就不合法。如:

- 76) 拉尔夫神情忧伤地走来。 ——拉尔夫神情(很)忧伤, 拉尔夫走来。
 77) 班长面色严厉地对她说。 ——班长面色(很)严厉, 班长对她说。
 78) 他两腿慢慢地长出了新的肌肉。 —/—*他两腿(很)慢, 他长出了新的肌肉。
 79) 母亲两条胳膊紧紧地搂着她。 —/—*母亲两条胳膊(很)紧, 母亲搂着她。

分解合法的例 76)、77) 与分解不合法的例 78)、79), 实际上是两种表述关系。分解合法的 N2+A 属于伴随性的特征, 分解不合法的属于动作性的行为。只有当 N2+A 具有伴随 N1+VP 的特征时, 才可能形成 N2+A 做状语的句子。

总的说来, 当 N2+A 作状语时, 本文所提取到的 N2 三大类九小类的语义特征以及对 N2+A 是否做状语的约束机制和验证方法, 无论对对外汉语教学还是自然语言处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 从句法结构对语义的制约角度说, 当 N1 与 VP 确定以后, 状位对 N2 和 A 的语义特征都具有一定的选择限制, 不是任何一个名形组合都可以进入状语这一句法位置的。

参考文献:

- 沈阳 1995 领属范畴及领属性名词短语的句法作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5 期。
 尹世超 1983 试谈主谓词组作状语, 《汉语学习》第 5 期。
 袁毓林 1995 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张邱林 2005 状位 NA 主谓短语的入句规约, 《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郑贵友 2000 《现代汉语状位形容词的“系”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aiman, J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nge* 59(4).

On the Semantic Features and Limitative Mechanism of Noun in the Adjective-noun Combinations as an Independent Adverbial

ZHAO Chun-li^{1,2} and SHI Ding-xu²

-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sody and meaning, we discuss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ditions for N2 + A as an independent adverbial in N1 + N2 + A + de + VP. According to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the behavior and the internal state, N2 will be divided into nine types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principles. There are determining, eliminating and distinguishing mechanisms which presented to govern N2 combining with A as adverbial by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VP and A, and whether N2 is organic or not. These mechanisms can be formally verified by word-insertion and syntactic disassembly.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for both teaching Chinese for foreign student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Key words: Adjective-noun combinations; Determining mechanism; Eliminating mechanism; Distinguishing mechanism